宋元學案

艮齋學案表

薛季宣 徽言子 袁氏門人 二程武夷再傳 安定濂溪三傳 泰山四傳 —— 從子叔似—郭澄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陳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徐元德

王枏

沈有開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樓鑰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象先合齋學侶

鄭伯熊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鄭伯英 附見周許諸儒學案

劉夙

劉朔 並見艾軒學案

並艮齋講友

葉適 別爲水心學案

陳亮 別爲龍川學案

並艮齋學侶

張淳

艮齋同調

敖繼公 忠甫續傳

倪淵

楊維楨

鄭眞 別見深寧學案

趙孟頫 別見

雙峯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二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艮齋學案

祖望謹案乾淳之學統遠矣其以程門袁氏之傳爲別派者自艮齋薛文憲公始艮齋之父學于武夷而艮齋又自成一家亦人門之盛也其學主禮樂制度以求見之事功然觀艮齋以參前倚衡言持敬則大本未嘗不整然述艮齋學案（梓材案梨洲原本合下止齋爲乾淳學案之二自謝山始别是卷爲艮齋學案下卷爲止齋學案）

袁氏門人（程胡再傳）

文憲薛艮齋先生季宣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父徽言（梓材案先生父爲胡文定高弟詳見武夷學案）先生年十七辟爲荆南書寫機宜文字獲事袁道潔溉問道潔以義理之辨道潔曰學者當自求之他人之言善非吾有道潔之學自六經百氏下至博奕小數方術兵書無所不通先生得其所傳無不可措之用也召爲大理寺主簿除大理正出知湖州改常州未上卒年四十（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先生著有書古文訓義詩性情說春秋經解指要大學說論語小學約說伊洛禮書補亡伊洛遺禮通鑑約說漢兵制九州圖志武昌土俗編校讎陰符山海經風后握奇經）

百家謹案汝陰袁道潔溉問學于二程又傳易于薛翁已侍薛子宣器之遂以其學授焉季宣既得道潔之傳加以考訂千載凡夫禮樂兵農莫不該通委曲眞可施之實用

又得陳傅良繼之其徒益盛此亦一時燦然學問之區也

然為考亭之徒所不喜目之為功利之學

艮齋浪語集

夫道之不可邇未遽以體用論見之時措體用宛若可識卒之何者為體何者為用即以徒善徒法為體用之別體用固如是邪上形下形曰道曰器道無形舍器將安適哉且道非器可名然不遠物則常存乎形器之內昧者離器于道以為非道遺之非但不能知器亦不知道矣下學上達惟天知之知天而後可以得天之知決非學異端遺形器者之求之見禮儀威儀待夫人而後行且苟不至德誰能知味日用自知之謂其切當矣乎曾子日且三省其身吾曹安可輒廢檢察且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者古人事業學不至此恐至道之不凝此事自得則當深知殆未可以言言之也以同甫天資之高檢察之至信如有見必能自得諸心如曰未然則凡平日尙論古人下觀當世舉而措之于事者無非小知謏聞之累未可認以爲實第于事物之上習于心無適莫則將天理自見持之以久會當知之洪範無黨無偏大學不得其正眞萬病之鍼石獨無意于斯乎答陳同甫書

梓材謹案梨洲所錄浪語集六條其第一條與朱晦翁書移入安定學案

自大學之不明其道散在天下得其小者往往自名一家高者淪入虛無下者凝滯于物狂狷異俗要非中庸先王大經遂皆指爲無用汨汨皆是未易奪也故須拔萃豪傑超然遠見道揆法守渾爲一途蒙養本根源泉時出使人心悅誠服得之觀感

而化乃可爲耳此事甚大既非一日之積又非盡智窮力所到故聖人難言之後世昧于誠明明誠之分遂謂有不學而能者彼天之道何與于人之道致曲未盡何以能有誠哉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之說雖非聖人優之柔之使自求之之意學者于此從事思過半矣顏氏之子其過與怒寧與人異不可及處正在不以怒遷不以過貳一節法守之事此吾聖人所以異于二本者空無之學不可謂無所見迄無所用不知所謂不二者爾未明道揆通于法守之務要終爲無用灑埽應對進退雖爲威儀之一古人以爲道無本末者其視任心而作居然有間然云文武之道具在方策其人存其政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要須自得之也學不至于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竟

亦何用有如未辨洗心藏密莫若去故去智古人讀書百徧其義自見未易以淺近奪信能反復涵泳會當有得得之大小則繫乎精誠所至時文稱于一經之內有一言之悟則六經之義燦然矣不可以人廢言也

與沈應先書

某竊嘗喜易讀之將數百過而弗知其際也夫以先天之卦見之三畫重易之象繫之六爻天地之大昆蟲之細與夫聖人之道先王之治君子小人之事工師卜祝之流幽而鬼神遠而造化凡有可推之數可形之象可行之事靡不備在此書微若書不可言亦求斯得之矣六經之義于易備焉以為通字疑動足以盡之則太極之體未嘗動也以為定足以周之則作易之道變為占是皆本諸吾身參諸天地擬諸變化可由而不可測者某

安足以知之不知易而施諸民猶胥行而瞽者也思得通儒而與之論未之能得執事不以某爲不肖惠然辱枉臨之詔我以書縱言而及于易也惟學有倫有要執事其知之矣善乎書之論政體也曰當仁明而通變舍是則爲姑息爲苛察矣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黃帝堯舜之治某何德以堪之高山仰止敢不欽服訓誨雖然切有必酬之誼故某謹布其腹心今夫煦煦之仁察察之明而後有姑息苛察之事信能仁並天地明等日月則何二弊之能有某學也未造乎此其能億二儀二曜之仁明若夫易之通變後世失之遠矣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苟知變而不知止則必若晉人之爲通大傳有之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變通之道盡此費矣復張人傑學論書

巧匠不世生其法具乎規矩繩墨聖人不世出其言在乎易禮詩書然則易禮詩書與夫規矩繩墨往之所以貽後今之所以求古也卽規矩繩墨以爲方員雖非巧匠而巧匠之制作于是乎在由易禮詩書以趨理義雖非聖人而聖人之精微備于吾身學者爲道而舍經猶工人而去其規墨也雖有工倕之指其能制器乎　論語直解序

吾道貫一而無方老氏致虛而無極若釋氏則歸空而無物矣三者若同而偏反若霄壤之卑高孟氏于孔氏之門爲有功其氣豪而辭辯無聲無臭豈其然乎比而同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讀其書而知其旨能內參諸其心仰觀聖人之形容察其像似而自識其眞僞從而爲取舍焉不隨波于末流眞好學者也

妄意如此明者必有以辨之直解序附言○補

記有之曰人莫知苗之碩莫知子之惡言蔽物也有己而蔽于物則古之性情與今先儒之說未知其孰通信能復性之初得心之正豁蔽以明因詩以求序則反古之說其殆庶幾乎序反古詩說○補

易繫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言蓋有敘觀之以理無晦也說者或謂河圖洛書本皆無有聖人爲此說者以神道設教也是非唯不知聖人直不達不言而化之義烏足與校是非理道哉或者又以爲當伏羲之時河嘗出龍馬負圖自神農至于周公洛水皆出龜書此則似是而非無所考徵就龍龜之說成無驗之文自漢儒啓之後世宗之徵引

釋經如出一口而聖人之道隱巫史之說行後世暗君庸夫亂臣賊子操之假符命惑匪彝爲天下患害者比比而是聖人憂深慮遠肯爲此妖僞殘賊哉蓋亦有其說也傳註求其事而弗得于是託渙漫以駕其游誣雖知惑世害人不服恤也且聖人之作易仲尼固嘗已于大傳詳之大傳無文其可鑿以胸臆就如其說垂象爲象降自天乎走嘗竊痛之爲反覆以思之者更歲推之久究之至而後乃得之傳不云乎伏羲氏之作易也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觀鳥獸之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圖書之說從可知矣夫易之有卦所以縣法也畫卦之法原于象數則象數者易之根株也河圖之數四十有五乾元用九之數也洛書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五十之數也究其始

終之數則九實尸之故地有九州天有九野傳稱河洛皆九曲豈取數于是乎春秋命歷序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讖緯之說雖無足深信其有近正不可棄也信斯言也則河圖洛書乃山海經之類在夏爲禹貢周爲職方氏所掌今諸路閏年圖經漢司空輿地圖地理志之比也按山海經所言皆地之物產烏獸蟲魚草木之屬其古史職方之意與仲尼所言幾不外是其曰河洛之所自出川師上之之名也走不能遠引請以官儀爲徵凡古今官書之所爲名稱者必以某官司某郡國自是而後具其職官如春秋他國之事漢官府上尚書其傳于人書于史亦第稱某所行某事言某事上某事而于其職事皆略聞者皆斷然不惑者以官師郡縣必有主之者非能

自爾也然則圖書爲川師上何獨至古而惑之哉或曰是則然矣圖與書奚辨曰圖書者詳略之云也河源遠中國不得而包之可得而聞者其形之曲直源委之趨向也洛源在九州之內經從之地與其所麗名物人得而詳之史闕其所不知古道然也是故以書言洛河則第寫于圖理當然耳昔者周天子之立也河圖與大訓並列時九鼎亦寶于周室皆務以辨物象而施地政所謂據九鼎按圖籍者也仲尼作于周末病禮樂之廢壞職方之職不舉所謂發歎鳳圖者非有他也龜龍之說果何稽乎第觀垂象之文其義可以自見河圖洛書辯

宗羲案孔嘉之學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蓋亦鑒一種閉眉合眼矇瞳精神自附道

學者于古今事物之變不知爲何等也夫豈不自然而馴致其道以計較億度之私蔽其大中至正之則進利害而退是非與刑名之學殊途而同歸矣此在心術輕重不過一銖荘乎其難辨也

附錄

張南軒與呂伯恭書曰士龍正欲詳聞其爲人事功固有所當爲若曰喜事功則喜字上煞有病

又答先生書曰聞欲招陳君舉來學中此固善但欲因程文而誘之讀書則未正今日士子耳剽口誦用資進取轉趨于薄此極害事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薛士龍歸途道此留半月向來喜事功

之意頗銳今經歷一番卻甚知難雖尙多當講畫處然胸中坦易無機械勇于爲善于田賦兵制地形水利甚下工夫眼前殊少見其比義理不必深窮之說亦嘗叩之云初無是言也

又曰士龍坦平堅決所學確實有用甚虛心方欲廣咨博訪不謂止此

又與陳同甫書曰士龍所學固不止于所著書但終尙有合商量處

艮齋講友

文肅鄭景望先生伯熊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判官鄭歸愚先生伯英附見周許諸儒學案

著作劉先生夙

正字劉先生朔 並見艾軒學案

艮齋學侶

文定葉水心先生適 別爲水心學案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 別爲龍川學案

艮齋同調

監嶽張忠甫先生淳

張淳字忠甫永嘉人也五試禮部不中授特奏名官棄去養母或薦之朝祿以監嶽先生以爲徒費縣官俸歷三任不食祿亦不書考居母喪無不與士喪禮合閤爲族姻治喪亦斷斷持古制時爲文章銘人墓有諷有勸皆不虛書負其學自刻苦忍窮以死爲人嚴重深博善忍事鎮物絕有材智抑不使出其爲止

齋所述如此攷媿亦嘗述其言曰今之仕者皆非出于古之道或問之曰始至則朝拜過國忌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靈古有之乎是以雖貧不願祿也嗚呼先生斯言可謂得禮之精而能以之自持豈徒考度數之末文者哉永樂大典中有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識誤三卷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作釋說一卷則先生所校定也補

謝山永嘉張氏古禮序曰宋中興藝文志謂儀禮既廢學者幾不復知有此書忠甫始識其誤則是經在宋當以忠甫爲功臣之首又曰永嘉自九先生而後伊川之學統在焉其人才極盛宋史不爲忠甫立傳故其本末闕然獨見于陳止齋所作墓志乃知其與薛士龍鄭景望齊名固乾淳閒一大儒也

艮齋家學　程胡三傳

文節薛象先先生叔似

薛叔似字象先其先河東人後徙永嘉遊太學解褐國子錄對論稱旨遷太常博士未幾孝宗自除先生左補闕論劾首相王淮去位光宗受禪抗疏金人使名未正不宜遽納其使上奮然開納除將作監出爲江東運判俄以諫臣論罷主管沖佑觀累除祕書監權戶部侍郎提舉太史局尋兼樞密都承旨以劉德秀疏罷起知贛州移廬州召除在京宮觀兼國用司參議官奏罷兩浙身丁錢歷除兵部尚書宣撫使時韓侂胄開邊先生亦以功業自期而委任失當以言者論奪職罷祠侂胄誅再謫福州久之許自便嘉定十四年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恭翼改諡

文節先生雅慕朱子窮道德性命之旨談天文地理鍾律象數之學有藁二十卷參史傳○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有薛文節公集蓋本永樂大典

梓材謹案先生爲艮齋兄子浪語集有與象先姪書

附錄

水心祭薛象先曰彼建安之裁量外孔嘉而弗同幸于公而無疑亦莫知其所從

艮齋門人

文節陳止齋先生傳良別爲止齋學案

教授徐先生元德

徐元德字居厚瑞安人也艮齋弟子淳熙進士爲福建軍學教授身先矩矱爲多士倡已而添差通判徽州誠齋楊文節公狀

其治行以薦曰具官東浙名儒胡列正士持論鯁挺特立不阿徽州倅乃員外置凡州郡迎幹之數廚傳之儀皆無故實出于創爲縣蕞者如挈攜囊衣則有僦僕之弊如下稽宴集則有折俎之弊率爲緡錢者數百元德問之故府咸曰無之則舉而付之郡庠以爲養士之費于是民皆知其廉潔江東一路徽最多訟使者皆以委元德審決元德一一紬閱文案至忘寢食吏牘山積迎刃而解于是民皆稱其明斷欲望聖慈特賜陞擢晉知通州先生精于考索周官制度精華二十卷前半乃止齋後半皆先生之筆也補

附錄

呂東萊與陳同甫書曰徐居厚極有立作士人中殊難得

又曰居厚病知已平復但渠須是調伏得性氣然後養生處世方少齟齬不然憂未艾也

祕監王合齋先生栴

王栴字木叔號合齋故順州人石晉以其地入契丹徙永嘉乾道丙戌進士爲婺州推官孝宗嘗疑諸州上供有滲漏漕司遂令婺州增斛二萬守以下不敢爭先生言今苗畝七升糴四十餘千較他郡已重又無故增二萬何以共命新守周櫂以書奏之孝宗愕然曰朕未嘗加賦也由是凡議滲漏者皆免移合州能決冤獄知積溪縣積錢買田爲新塘六十八堨六浚舊陂百頃歲無憂旱監進奏院太常寺簿以僞學罷知江陰軍禁淫者江海之交也淤閼先生開渠港五百餘里漕運以通民事妖神

巫故爲陰廡複屋詭其像設先生鞭巫撤祠壞像而民以安召
爲大理丞禮部員外郎初周益公在政府招先生旣見請謁之
外絕無所言至是蘇師旦欲見之許以遷先生曰吾義不交匪
人寧止于此鄧友龍議北伐援以爲助曰前日有發策者騐用
矣先生力言無草草國與身且俱不利友龍曰何怯也竟取宣
撫去出先生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兼知池州先生言池州城甚
惡何以待敵請城之不報乃募得緡錢八萬請自城之又不許
乃補其穿穴深其濠抽兵嚴備池人得少安召爲吏部郎國子
司業祕書少監兼侍左郎韓侂胄死縁坐者多先生言無使滋
蔓執政善之不能用錢相象祖雅慕先生欲進用之忌者因罷
先生以撼錢先生奉祠而錢亦不安其位矣起知贛州諭其耆

老曰元祐黨籍贛人一十有四何多君子也汝曹勉之課桑麻
淸豐禁提刑者惡之復毀先生于祠贛人雩潸雷之不得賦詩
而別先生少與永嘉諸公同學及仕于台察屬如尤遂初樓攻
媿以及彭子復后應之輩皆相砥礪崖峭孤特不輕徇物尤工
于文所著有王祕監詩文集共二十卷補○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王合齋集十六卷
詩四卷

梓材謹案劄記又一條云王枏字和叔永嘉人嘗以經世
之學授樓攻媿攻媿跋汪季路所藏邵康節觀物篇云
余始在永嘉得先天方圓二圖于薛象先叔似傳皇極經
世之書于王木叔枏是和叔即木叔也又案謝山補傳謂
先生少與永嘉諸公同學學案原表亦列先生于艮齋之
門當是也

直閣沈先生有開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薛王學侶程胡四傳

主簿郭先生澄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王氏門人

宣獻樓攻媿先生鑰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忠甫續傳

教授敖先生繼公

敖繼公字君善長樂人後寓家吳興築一小樓坐臥其中冬不爐夏不扇日從事經史初仕定成尉以父任當補京官讓于弟尋擢進士對策忤時相遂不仕益精討經學嘗以爲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卽今儀禮也生之傳既不存而王肅袁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諸家註亦未流傳于世鄭康成舊註儀禮疵多醇少學者不察因復刪定取賈疏及先儒之說補其闕猶未

足附以己意名曰儀禮集說凡十七卷成宗大德中以江浙平章高彥敬薦雲濠案高彥敬一作高顯卿擢信州教授未任而卒從黃氏補本錄入

儀禮集說自序

儀禮何代之書也曰周書也先儒皆以爲周公所作愚亦意其或然也何以言之周自武王始有天下然其時已老矣未必暇爲此事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故以其時考之當是周公之書又以其書考之辭意簡嚴品節詳備非聖人莫能爲也然周公此書乃爲侯國而作而王朝之禮不與焉何以知其然也書中十七篇冠昏相見鄉飲鄉射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凡九篇皆言侯國之士禮少牢饋食上下二篇皆言侯

國之大夫禮聘食燕大射四篇皆言諸侯之禮唯覲禮一篇則言諸侯朝天子之禮然主于諸侯而言也喪服篇中言諸侯及公子大夫士之服詳矣其間雖有諸侯與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服然亦皆主于諸侯與其大夫而言也然則聖人必爲侯國作此書者何也夫子有言曰夫禮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達于喪祭冠昏射御朝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以此言證之則是書也聖人其以爲正天下之具也與故當是時天下五等之國莫不寶守是書而藏之有司以爲典籍無事則其君臣相與講明之有事則皆據此以行禮又且頒之于國以教其人此有周盛時所以國無異禮家無殊俗兵寢刑措以躋太平者其以是乎其後王室衰微諸侯不道樂于放縱

而憚于檢柬于是惡典籍之不便于己而皆去之則其爲之受于王朝者不復藏于有司矣爲之藏于有司者或私傳于民閒矣此十七篇之所以不絕如綫而幸存以至今日也或曰此十七篇爲侯國之書固也其本但如是巳乎抑或有亡逸而不具者乎曰是不可知也但以經文與其禮之類考之恐其篇數本不止此但經之言士禮特詳其于大夫則但見祭禮而昏喪無聞焉此必其亡逸者也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其如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焉則是逸之也明矣又諸侯之有覲禮但用于王朝耳若其邦交亦當有相朝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亦當有喪祭禮而今皆無聞焉是亦其亡逸者也然此但以經之所嘗言禮之所可推者知之也況其刪又有不盡

然者由此言之則是經之篇數不止于十七亦可見矣記有之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所謂經禮即十七篇之類也其數乃至于三百者豈其合王朝與侯國之禮而言之與若所謂曲禮則又在經禮之外者如內則少儀所記之類是也先王之世人無貴賤事無大小皆有禮以行之蓋以禮有所闕即事有所遺故其數不容不如是之多也去古既遠而其所存者乃不能十一可勝歎哉繼公半生遊學晚讀此書沈潛既久忽若有得每一開卷則心目之間如親見古人而與之揖讓周旋于其際此書舊有鄭康成註然其疵多而醇少學者不察也今輒刪其不合于經者而存其不謬者意義有未足則取疏記或先儒之說補之又未足則附以一得之見焉因名曰儀禮集說其于初學之

士未必無小補云

梓材謹案敖先生傳黃氏補本列李俞諸儒學案茲以其爲儀禮之學繫之忠甫續傳以明宋元兩朝禮學之不絕有自云

敖氏門人

主簿倪文靜先生淵

倪淵字仲深烏程人生而卓異精敏絕人既長刻意聖賢之學三山敖先生繼翁深于三禮而尤善易先生從之遊于節文度數之詳辭變象占之妙靡不博考洞究用薦署本郡儒學錄調杭州學正教授湖州教授累考入流授太平路當塗縣主簿時長官皆以放免去先生獨理縣事延祐初經理田土考覈多失其實賦斂不均公私咸以爲患先生分晝編次以爲圖籍出其

隱匿而去其增加二稅乃如期而集歲適大祲民以飢言災傷郡戒縣勿受先生爭之不得卽解印求去郡遣吏謝且以檢覈之事悉諉之先生躬履阡陌不避其勤民賴以甦以年垂七十致仕少嘗從星官歷翁治其術運算尤精既老于家杜門罕與人事接潛心于易著易集說二十卷圖說序例各一卷參黃文獻集

文敏趙松雪先生孟頫別見雙峰學案

倪氏門人敖氏再傳

縣尹楊鐵崖先生維楨

楊維楨字廉夫諸暨人雲濠案貝淸江所作傳云世爲紹興山陰縣人泰定丁卯進士授天台尹罷去張士誠據浙西屢使求致不能屈明太祖登位

敎迫至京作老客婦謠以見意笑而遣之還淞江卒先生初遊甬東得黃氏日鈔歸學業日進居鐵崖山下自號鐵崖先生好吹鐵笛亦號鐵笛子與人交無疑貳尤喜接引後生識不識稱爲長者惜不得大用然亦以是得肆力于文章崖鐫野刻布列東南宋景濂有言曰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于淛河之間曰鐵崖先生聲光殷殷摩戛霄漢撫其論撰如覩商敦周彝雲靁成文而寒芒橫逸奪人目睛于詩尤號名家震蕩淩厲神出鬼沒其文中之雄乎所著諸集通數百卷 參兩浙名賢錄

梓材謹案先生爲倪處士墓志云維楨爲文靜先生門生也又云某父事先生則先生嘗及倪氏之門

楊氏門人 敖氏三傳

敎授鄭先生眞 別見深寧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二終 八頁

止齋學案表

陳傅良——從弟說

艮齋鄭氏薛氏門人袁氏徐氏再傳二程武夷三傳安定濂溪四傳泰山五傳

蔡幼學——子範

周端朝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李元白別見廣平學案

曹叔遠

呂聲之

呂沖之

章用中

陳端己

林頤叔

林淵叔

沈昌

洪霖

朱黼

胡時

高松

倪千里——虞復

徐雲

黃章

袁中僑

林子燕

吳漢英

吳琚

沈體仁

胡大時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沈有開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趙希館 別見徐陳諸儒學案

木天駿 別見南軒學案

止齋續傳

陳武

芮氏門人

陳謙

黃度——子章 見上止齋門人
　　——周南 別見水心學案

徐誼 別爲徐陳諸儒學案

薛叔似 別見艮齋學案

鄭鑑

並止齋學侶

唐仲友 別爲說齋學案

錢文子 別見徐陳諸儒學案

戴溪——胡大時
　　——周奭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宋之源 別見滄江學案

並止齋同調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止齋學案

祖望謹案乾淳諸子皆在艮齋師友之間其學從之出而又各有不同止齋最稱醇恪觀其所得似較艮齋更平實占得地步也述止齋學案梓材案序錄原底有云止齋實從艮齋分派而非弟子是謝山不以標目薛氏門人為然然考艮齋浪語集末卷所載行狀云乾道九年門人迪功郎新泰折州教授陳傅良狀則先生故薛氏門人又案葉行之為先生行狀云宗正少卿鄭公伯熊大理正薛公季宣皆以經學行義聞于天下公每見二公必孜孜求益修弟子之禮是先生亦鄭氏門人也

鄭薛門人　袁祿補傳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

陳傅良字君舉溫州瑞安人少有重名授徒僧舍士子莫不歸敬薛艮齋過之啓以其端已而東書屏居艮齋又過之問治何業先生陳其所得艮齋曰吾懼子之累于得也于是往依艮齋而卒學焉茅茨一間歌書千餘卷日考古吝今于其中蓋從遊者凡七八年伊洛之學東南之士自龜山廌山之外紹興以後言理性之學者宗孔嘉艮齋後出加以考訂千載自井田王制司馬法八陣圖之屬該通委曲眞可施之實用先生既得之而又解剝于周官左史變通當世之治具條畫本末粲如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授泰州教授未上召爲太學錄出判福州罷主

管崇道觀起知桂陽軍歷提舉荊湖南路常平茶鹽事轉運判官兩浙提點刑獄入奏事留爲吏部員外郎權祕書少監兼嘉王府贊讀除起居舍人起居郎光宗不過重華挂冠而出寧宗卽位以中書舍人召還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同國史院修撰罷而奉祠嘉泰三年授寶謨閣待制卒于家年六十七諡文節學者稱止齋先生雲濠案謝山劄記先生所著有周禮說三卷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共四十二卷毛詩解詁二十卷建隆編一卷讀書譜一卷西漢史鈔十七卷止齋文集五十二卷

謝山奉臨川帖子曰陳止齋入太學所得于東萊南軒爲多然兩先生皆莫能以止齋爲及門

經筵孟子講義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

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聖王不作者言周之衰上無明天子也諸侯放恣者言上無明天子則下無賢方伯凡有國之君皆得自便縱欲而專利也處士橫議者言自天子至于諸侯皆失其道不復以明教化為務則天下蕩然學術無統紀而世之處士各橫為議論人自為一

說家自為一書也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者言處士橫議者雖多于其中獨有楊朱墨翟之敎盛行而莫之抗也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言從其說者之衆也舉天下之能言者不以楊朱為師則以墨翟為師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敎□□道也楊氏為我是無君也者此孟子之所以闢楊朱也何也朱之為說曰拔一毛而利天下弗為也且夫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故人主者天之所置非天下徒尊之也葵藿之于太陽江漢之于海鳥獸之于麟鳳皆此物也而誰敢易之是故天下之士忘身以為主忘家以徇國非直苟利祿也假使世之學者皆操楊朱之心雖損一毛而不以利物是無與事君者也故曰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者此孟子所以闢墨翟也何也翟之

爲說曰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父母是也今夫人有父母有兄弟有夫婦均此愛也而先王立教每爲之差而獨隆于父記曰爲人子者不可不私其父不私其父不可以爲人子矣是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此言苟私其父雖其父之伯仲不可以不異宮也又曰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主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無二尊也此言苟尊其父雖父之妃不可以不殺服也是之謂一本假使世之學者皆操墨翟之心愛無差等是人人而父也故曰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者孟子極其弊而言之也人所以相羣而不亂者以其有君父也有君在則上下尊卑貴賤之分定有父在則長幼嫡庶親疏

之分定定則不亂矣苟無君父則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苟有爭心不奪不饜是人心與禽獸無擇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者此孟子舉公明儀之語推廣言之也公明儀以爲國君之肥馬在廐而民飢莩在野是爲君者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仁義充塞則率獸而食人人將相食者蓋孟子終言楊墨之害與禽獸無異也且夫孔子之道所以尊信于萬世者非儒者能强之也誠以三綱五常不可一日殄滅故也三綱五常不明而殄滅則天地不位萬物不育矣自古及今天地無不位之理萬物無不育之理則三綱五常無絕滅之理三綱五常無絕滅之理則孔子之道無不足尊信之理今

楊墨者自信其私説而不信孔子故楊墨之道不息則孔子之道不著如此則邪說行而仁義廢今夫人之所以老者相供養幼者相撫字敵己者相往來以其本諸仁義之心也無君則不義無父則不仁矣此心苟亡則私欲橫流弱者之肉强者之食爾故曰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此孟子以衛道自任之言也且孟子非好辯也憫斯道之不明而人心淪胥至于□□□□□□□□□□□□□□□□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此聖賢之所大懼也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言淫辭邪說之初亦甚微也不過其門人弟子轉相轉授以爲可行而深信之焉耳夫苟有

是說也在于人心則不見之于行事斯已矣苟見之于行事則必害及于其事不施之于有政斯已矣苟施之于有政則必害及于其政孟子逆知二氏之學一日得志于天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者孟子篤于自信之辭也臣聞之曰天下未嘗一日無邪說也聖王在上敎明而禁立雖有邪說而不得行耳反道敗德侮慢自賢有苗氏之邪說也而虞舜遷之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有扈氏之邪說也而夏啓征之謂祭無益謂暴無傷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商紂之邪說也而周武滅之然則道術分裂閒爲異端自唐虞三代有焉而卒不足以干大中至正之統者聖王在上故也今夫楊墨非有王公貴人之勢也非有爵賞以誘率人嚴刑以驅迫人也又未得嘗試

其術于戰國之際也而天下翕然從之不歸楊則歸墨是豈一人之力一朝一夕之故哉蓋聖王不作則教不明禁不立教不明則曲學之論興禁不立則朋邪之類勝及其末流而莫之救也由此觀之凡不本于孔子而敢爲異說者豈不甚可畏哉有聖王者作豈可不深察哉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抑遏也兼幷也言幷治之也膺當也言北當戎與狄也懲艾也

言南艾荆楚及羣舒也承止也言天下莫敢禦之也聞之曰聖賢之生斯世必以天下爲己任當堯之時洪水爲天下害商之末夷狄禽獸爲天下害周之衰亂臣賊子爲天下害戰國之際邪說詖行爲天下害洪水夷狄之害則生人不得安其居不得安其居則不得適其性矣亂臣賊子之害則生人不得定其分不得定其分則不得適其性矣邪說詖行之害則生人不得修其學不得修其學則亦不得適其性矣是皆人心之所由紛亂而皆蔽也聖賢者天民之先覺將使之啓迪人心而歸于正者也則以生人爲己任者聖賢之責此正人心以承三聖孟子所以不得辭也是故禹不抑洪水周公不兼夷狄驅猛獸使斯人脫于不安其生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禹周公

之責不塞孔子不明亂臣賊子之罪使斯人脫于不定其分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俗也則孔子之責不塞孟子不辯邪說詖行之非使斯人知所學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係也則孟子之責不塞禹周公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立功孔孟不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立言凡以盡聖賢之責而已且夫禹周公人臣也孔孟布衣也夫爲人臣爲布衣不敢不以天下爲己任况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乎今敵國之爲患大矣播遷我祖宗邱墟我陵廟羶腥我中原左衽我生靈自開闢以來夷狄亂華未有甚于此者也高宗崎嶇百戰撫定江左將以討賊而沮于議和孝宗憂勤十閏經營富彊將以雪恥而屈于孝養二聖人之責至今猶未塞也陛下以仁聖之資嗣有神器豈得一

日而忘此邪陛下誠一日不敢忘此則當以天下爲己任而不敢以位爲樂所謂一日不敢忘此則不敢以位爲樂者每行一事每用一人必自警曰得無爲敵國所侮乎吾民困窮如此吾士卒驕惰如此吾内外之臣背公營私如此吾父子之間歡意未洽如此吾將何以待敵國也常持此心常定此計周公豈欺我哉則大義可明大功可立矣雖然臣特因兼夷狄發明一事爾若夫人心不正豈止于此皆陛下之所當講也

止齋文集

王道至于周備矣周之作誥曰上下勤恤惟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商歷年處心積慮蓋庶幾兼夏商之祚訖于嬴秦略如其言是道也惟孔孟知之孔子曰周監于二代郁

郁乎文哉吾從周孟子亦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是故合族以五世自夏商用之至周則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而婚姻弗通諸侯以五服自夏商用之至周九州之外猶以爲夷服鎮服蕃服世一見嗚呼備矣後之傷今思古之士往往謂周文弊學者尙論三代要當折衷于孔孟且夫天命之難諶非兢畏不能有也人心之同然非惻怛不能懷也文武成康積行累功之勤誠有見于此者讀書至刑人殺人刖人君臣相勑甚敬甚懼服念誥教至于旬時至于再三讀詩南雅羣臣嘉賓兄弟朋友故舊戍役之際徒一觴豆皆深致其好備禮盛樂以后妃之尊猶知以酒醴勞慰行役僕馬辛苦夫苟燕樂之卽詠歌嗟歎之不足夫苟刑戮之卽戰戰焉有憂色此非有利爲之也畏

天命焉耳即人心焉耳嘗繹詩書之義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考其行事尚多見于周禮一書而傳者失之見謂非古彼二鄭諸儒崎嶇章句窺測皆薄物細故而建官分職關于盛衰二三大指恐晦弗著後學承誤轉失其眞漢魏而下號爲興王頗采周禮亦無過輿服官名緣飾淺事而王道缺焉盡廢恭惟本朝純用周政千載一時爰自藝祖不忍役一夫之力而養禁旅不欲使天下一吏得以專政而罷方鎭制度文爲雖非周舊而深仁厚澤意已獨至肆我列聖寖以寬大任子及于異姓取士及于特奏養兵及于剩員甚者汙吏有敘復重辟有奏裁論議之臣每不快此而國家世守重于更定蓋周衰且千載而詩書之意于是焉在豈不盛哉熙寧用事之臣經術舛駁顧以周禮

一書理財居半之說售富強之術凡開基立國之道斲喪殆盡而天下日益多故迄于夷狄亂華中原化爲左衽老生宿儒發憤推咎以是爲用周禮之禍抵排不遺力幸以進士舉猶列于學宮至論王道不行古不可復輒以熙寧嘗試之效藉口則論者誠不得已也故有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說各四篇而爲之序如此 進周禮說序

謂周禮爲非聖人之書者則以說之者之過嘗試之者不得其傳也周禮說甚衆獨鄭氏學至今行于世鄭經生志以爲之傳焉耳于其說不合即出己見附會穿鑿其舉而措之斯世可不可復古鄭慮不及此也故曰說之者過自劉歆以其術售之新室民不聊生東都之輿服西魏之官制亦頗采周禮然往往抵

牾至本朝熙寧閒荆公王安石又本之爲青苗助役保甲之法士大夫爭以爲言安石謂俗儒不知古誼竟下其法爭不勝自是百年天下始多故矣故曰嘗試之者不得其傳也以是二者至廢周禮此與因噎廢食者何異讀夏君休所著井田譜亦有志矣鄭氏井邑若畫棊然蓋祖王制王制晚雜出漢文帝時以海内畫爲九州州必方千里千里必爲國二百一十其後班固食貨志亦謂井方一里八家各私田百畒公田十畒是爲八百八十畒爲廬舍蓋人二畒半云凡若此夏君皆不取漢以來諸儒鮮或知之者其説畿内廣成萬步謂之都不能成都謂之鄙即成縣者與之爲縣成甸者與之爲甸至一邱一邑盡然以其不能成都成鄙故謂之閒田以其不可爲軍爲師而無所專係

故謂之閒民鄉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他亦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具其員歲登下民數于策損益之是謂相除之法皆通論也餘至纖至悉雖泥于數度未必皆叶然其意要與時務合不爲空言去聖人遠周禮一經尙多三代經理遺跡世無覃思之學顧以說者繆嘗試者復大繆乃欲一切駮盡爲慊苟得如井田譜與近時所傳林勳本政書者數十家各致其說取其通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則周制可得而考矣周制可得而考則天下亦幾于理矣 夏休井田譜序

盧鎬跋止齋集曰余年二十四五時從謝山全太史處借讀止齋集最愛其歌詩醇古經賦充滿而亡友范子冬齋亦酷嗜之手鈔口誦奉筆輒奉爲圭臬太史沒後此書不得復見碌碌三十年亦未暇尋訪既官于甌思疇之瑞邑而書板適于癸巳初冬遭燬因不復可得乃以止齋春秋後傳從孝廉余君孔森易得此冊乙未十月望前寓于郡

城風雨蕭蕭時一展卷如聞步履謦欬憮然無以慰我故人也

梓材謹案謝山修補止齋門人諸傳皆據止齋本集知其有關學要者必多采錄近歲甲午陳少宗伯順士師與富海颿中丞重栞止齋詩集五卷文集十九卷附錄一卷梓材及馮君雲濠閱預校讎旋於月船生盧氏叚讀知前人多惓惓于是集有如此

附錄

寧皇以舊學思止齋嘗謂韓侂胄曰陳傅良今何在卻是好人對曰臺諫論其心術不正上遂不復召寧宗之立止齋豫有贊策功

寧宗每見左右有請輒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蓋止齋敎也 補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示諭明白勁正誠中近歲諸人之病蓋所謂委曲將護者其實夾雜患失之病豈能有所孚格君舉近

來議論簡徑無向來崎嶇周遮氣象甚可喜也

又答潘叔度書曰陳君舉最長處是一切放下如初學人正未易量

陳龍川與先生書曰亮與元晦所論本非爲三代漢唐設且欲見此道在天地閒如明星皎月閉眼之人開眼即是安得有所謂暗合者天理人欲豈是同出而異用只是情之流乃爲人欲耳人欲如何主持得世界而尊兄乃名以跳踉叫呼擁戈直上元晦之論只是與二程主張門戶而尊兄乃名之以正大且地步平正噫乎寃哉吾兄一世儒者巨擘其論如此亮便應閉口藏舌不復更下注脚

業水心題張君所注佛書曰蜀人范東叔在學省每晨必誦楞

嚴陳君舉與鄭省問爲誰東叔拱而後對君舉戲曰吾以爲老卒所課耳予問東叔要義何在東叔沈思久之曰卯雞伏鳴顧瞻東方已有晴色此是逼摸到緊切處予聞而太息夫其所知止于此乎

止齋學侶

知州陳先生武

陳武字蕃叟瑞安人止齋先生族弟也于書無所不讀尤長于春秋芮祭酒雅重之登淳熙進士累官至國子正入慶元黨籍學禁解起爲祕書丞累遷國子司業進祕書監乞外制辭有曰爾早以經學爲然時名退之方講于諸生下惠遠甘于三黜遂改絃而更張旋拔茅而彙進方諸士論乃控忱辭其後以右文

殿修撰知泉州先生與止齋同學而名齊之其論文不喜南豐補

祖望謹案朱子文集語類有講學語

副使陳易庵先生謙

陳謙字益之止齋之從弟也乾道壬辰進士歷官實謨閣待制江西湖北副宣撫使著毛詩解詁周禮說補。雲濠案謝山劄記先生著有續周禮說續毛詩解續春秋後傳續左氏章指易庵集丞宰編雁山詩記

謝山跋宋史陳謙傳曰開禧用兵而慶元之黨禁弛然諸君子雖少挺而又以言恢復事遺物論矣水心稼軒且不免何况其他嗟乎開禧之事時也其人非也然知其不可而為之則機有可乘雖公山佛肸當為一出况平原託王

提刑唐說齋先生仲友 別爲說齋學案

少卿錢白石先生文子 別見徐陳諸儒學案

文端戴岷隱先生溪

戴溪字肖望（吳濼案沈光作先生春秋講義序稱先生字少望）永嘉人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爲別頭省試第一監潭州南嶽廟紹熙初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錄兼實錄院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先生始升博士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主客均利以爲救農之策除慶元府通判未行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張巖督師京口除授參議軍事數月召爲資善堂說書由禮部郎六轉爲太子詹事兼祕書監景獻太子命先生講中庸大學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語孟資治通鑑各爲說以進權工部尚書除華文閣學士嘉

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致仕卒贈特進端明殿學士理宗賜謚文端參史傳○雲濠案謝山劄記先生著有易經總說二卷曲禮口義二卷學記口義二卷詩說緝讀詩記各三卷春秋說三卷通鑑筆議三卷石鼓論語孟子答問各三卷輟隱文集復歸對清源志

止齋家學

陳先生說

陳說字習之永嘉人從學于止齋其兄謙以文字知名當世所交多聞人先生因得從之問學

梓材謹案先生為易庵弟則亦止齋從弟也

止齋門人袁徐三傳

文懿蔡先生幼學

蔡幼學字行之瑞安人未冠從止齋遊朝夕侍側者十年止齋

勉以前輩學業中乾道八年進士第授廣德敎授歷敕令所删定官武學博士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校書郎著作佐郎出提舉福建常平茶事奉祠凡八年知黃州福建提刑未上召爲吏部郎官國子司業兼權中書舍人宗正少卿遷中書舍人兼侍講除刑部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改兼侍讀出知泉州尋提舉興國宮知建寧府復提舉萬壽宮嘉定十年召權兵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卒陳同甫亮言吾常與陳君舉極論往往擊杯案聲撼林木行之在旁邈若無聞客散忽語吾道一爾奚皇帝王霸之云吾方數辯而行之横啓縱闔援古證今抵夜接日若懸江河吾謝不能乃已嘗續司馬溫公公卿百官表年歷大事記備忘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百餘篇 修

梓材謹案先生所著國史編年政要四十卷國朝實錄舉要十二卷宰輔拜罷錄一卷續百官公卿表二十卷質疑十卷有德外制集八卷內制集三卷年歷大事記文懿公集西垣集春秋解訓宋通志五百卷謝山學案劄記謂屬其子範

謝山奉臨川帖子二曰閣下于徐忠文公而下牽連書蔡文懿公幼學呂太府祖儉項龍圖安世戴文端公溪皆爲陸子弟子則愚不能無疑焉浙學于南宋爲極盛然自東萊卒後則大愚守其兄之學爲一家葉蔡宗止齋以紹薛鄭之學爲一家遂與同甫之學鼎立皆左祖非朱右祖非陸而自爲門庭者故大愚與朱子書且有江西學術全無根柢之言而朱子非之蔡行之會見陸子有問答見年譜然行之爲鄭監嶽婿少即從監嶽之兄敷文講學而止齋

乃數文高弟故行之復從止齋今觀行之所著書大卒在古人經制治術講丰終其身固未嘗名他師也肯堂亦爲其鄉里之學項平甫來往于朱陸之間然未嘗偏有所師要未有確然從陸子者儻以陸子集中嘗有切磋譏屬之語遂謂楊袁之徒侶焉則譜系紊而宗傳混適所以爲陸學之累也

文肅曹先生叔遠

曹叔遠字器遠瑞安人少學于止齋年十九以春秋魁鄉薦登紹熙第入之薦爲國子錄忤韓侂胄罷通判涪州歷四川節度守遂寧嘗卒之亂過境不敢肆暴曰此江南好官員也入朝爲工部郎出知袁州以太常少卿召權禮部侍郎終徽猷閣待制

諡文肅所著有周官講義雲濠案謝山劄記先生又著孔嘉年譜地譜名譜人譜二十四卷

推官呂先生聲之

簽判呂先生沖之合傳

呂聲之字大亨新昌人以能詩名師陳止齋而友蔡行之同升太學壁記題名先生在止齋之下行之之上是年止齋行之皆登進士而先生不第或戲之曰所謂厄于陳蔡之閒者也嘉定閒累官昭信節度推官有沃洲雜詠從弟沖之亦師止齋簽判南康軍講道白鹿書院有壁經宗旨修

章先生用中

章用中字端叟平陽人先生從止齋最久又因止齋之金華依呂東萊之晉州依薛艮齋由是顯名

陳先生端己

陳端己字子益平陽人從止齋學

王簿林先生頤叔

林頤叔字正仲瑞安人與弟淵叔俱受業止齋先生寛整有局量登乾道第任羅源簿民俗火葬先生導以冢聲惡俗始革有大辟坐刃殺者辨其屍爲瘡且溺死也釋之遷建康戶部酒庫監丁父憂哀毀成疾臨歿誦夢中語曰世衰道不淪作者孰起因振手而逝修

司戶林先生淵叔

林淵叔字懿仲瑞安人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終于揚州司戶

先生從陳止齋學于城南書社其後止齋所至先生亦儌旁舍

不去孔嘉崇重師友前一輩盡學緒幾墜先生復修故事後一輩趨和之而後知有師弟子之禮

沈先生昌

沈昌字叔阜瑞安人與蔡行之同門年皆少皆有俊聲而先生早夭

洪先生霖

洪霖天台人事止齋甚謹

隱君朱先生黼

朱黼字文昭平陽人也學于止齋不事舉業嘗著紀年備遺一百卷統論一卷始堯舜迄五代若呂武莽丕等皆削其紀年水心為之序且曰此書一出義理所會實藏无斥人始知其能傳

陳氏學也躬耕南蕩山以老修

朱文昭語

三代以上不過曰天而止春秋以來一變而爲諸侯之盟詛再變而爲燕秦之仙怪三變而爲文景之黃老四變而爲巫蠱五變而爲災祥六變而爲符讖人心泛然無所底止而後西方異說乘其虛而誘惑之補

教授胡先生時

胡時字伯正樂清人也乾道進士風姿粹美初得第權貴欲妻以女且示以匳具之盛辭曰老姑家貧曾許以女嫁我不可負約時人義之師事止齋官袁州教授補

教授高先生松

高松字國楹福寧人少遊止齋之門不專事科舉之學黎明而起夜丙而止讀書益多聞見益廣華枝蔓葉自然消落以是不合于俗同學多先達而先生晚始得成進士又洊丁艱益肆力于學尋授台州教授啓迪有方一時州縉紳皆出其門故例撰講章據案抗聲讀名曰讀書笑曰是何所發明耶令更進迭問疑難交發滿意而退士人歎服學校大舉而病卒矣葉水心銘其墓修

雲濠謹案萬季野輔儒林宗派朱子門人高松字子合龍溪人是同時有兩高松也故謝山于是傳初註又從朱文公學六字而旋抹之

梓材謹案止齋集有送長溪高國楹從學朱元晦詩云洛學今無恙東南屬此翁從遊雖已晚趣向竟誰同一第收良易遺經語未終歸期定何日我欲叩新功據此則謝山初注又從朱文公學是也

侍講倪先生千里

倪千里字起萬東陽人也學于止齋傳其春秋之學淳熙進士戶外之屨恆滿累官監察御史公饋不入門私書不出闕退食蕭然如山居遷右正言以論事忤大臣除起居舍人至侍講卒贈右文殿修撰補

樣材謹案東陽縣志載先生七歲能熟誦九經諸子又稱其受學于呂祖謙則先生亦東萊門人也金華府志載其入上庠月書屢列學者宗之

知州徐先生筠

徐筠字孟堅清江人進士知金州周禮微言十卷記其所聞于止齋者嘗述止齋之言曰周禮綱領有三養君德正紀綱均國勢鄭氏註誤有三以漢儒之書釋周禮以司馬法之兵制釋田

制以漢官制之褻奏者比周官補

幹官黃先生章

黃章字觀復新昌人禮部尚書度中子也學于止齋嘗爲幹官檢身以正與人以恕講學以達于道德性命應事以通于變故倉猝其卒也師友皆痛惜之水心爲銘其墓補

袁先生申儒

袁申儒者建陽人也學于止齋爲其詩傳序補

祉令林先生子燕

林子燕字申甫樂清人也止齋之壻慶元進士官太祉令有孝行補

兵部吳先生漢英

吳漢英字長卿江陰人也乾道進士累仕至湖南運幕陳文節公止齋將漕時率諸生與寮屬之好學者講道嶽麓一日叩先生所學以毋自欺對止齋歎曰吾得友矣而先生亦自是從止齋日親光宗即位有旨減湖南月椿之太重者止齋盡以委先生斟酌行之喜曰君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也遂薦于朝謂奮自儒科期爲有用之學見于吏事本之不欺之心知繁昌縣通判滁州皆有聲詔與六院差遣安豐奏淮北流民四十萬且叩淮政府以問先生疑其爲妄已而果然除監都進奏院給事中鄧友龍以邊議爲南淮宣諭使問曰何以助我先生不答退而以書止之友龍不悅竟潰而歸除大理丞韓侂冑之死也堂吏三人下獄先是朝臣多結此三人者獄起洶洶先生懼爲

薦紳禍得其所與往來書盡焚但籍三人而已嘉定元年除大宗正丞條上三事曰順祖宗之法曰清中書之務曰減四川之賦除太常丞中貴人營園亭于郊坰前先生欲劾之中貴人遽撤去之遷權兵部郎面陳三事一論沿邊形勢二論銅錢漏泄三論宗室有罪久閑非宜上皆嘉納施行丞相錢象祖方倚先生爲助史彌遠忌之因其乞外罷官予祠先生平居無媟語無慢容縑素之衣十年不易皆其毋自欺之學所得也而于國朝典故考訂尤詳是則止齋之瓣香歟所著有歸休集十九卷補

節度吳雲壑先生琚

吳琚字居父一字雲壑憲聖太后猶子也止齋在太學執弟子

禮惜名畏義不以戚晚自驕范石湖陸放翁輩引爲師友項平甫輩則其客也尤工翰墨孝宗萬幾之餘即命中使召之論詩作字呼之爲哥光宗呼之爲舅滿朝之爭過宮也先生密奏孝宗謀所以安光宗者因擬進諭旨曰予與皇帝之情初無疑間比以過宮稍希臣寮勸請反涉形迹殊不知三宮聲問絡繹豈在一月四朝方爲盡禮今天氣尚暑過宮常禮宜免如欲相見予當自招皇帝矣會孝宗崩不果趙忠定公之定策也先謀于先生先生密奏憲聖曰某官傳道聖語敢不控竭竊觀今日事體莫如早決大策以安人心垂簾之事止可行之旬浹久則不可願聖意察之憲聖曰是吾心也于是大計遂定忠定欲先生出入通宮禁廟堂之意先生欲重體貌求慈福宮使否則提舉

中祕書忠定難之乃以韓侂胄任之侂胄佯為曲謹雖一秩必
以請忠定墮其計遂爲所陷垂歿謂其從子崇龢曰悔不用居
父以至今日先生與侂胄爲密姻黨事既起先生畏遠權勢委
曲遜之然密爲諸君子地言于憲聖以不宜進究往事外人多
不知也侂胄忌之謂其弟曰二哥祗喜引許多秀才上門何也
然以憲聖故不敢有加于先生一日招同賞花極歡閒問先生
曰肯爲成都之行否先生對曰更萬里亦不辭侂胄笑曰恐太
母不肯放兄遠去耳然終不欲其在朝歷帥荆襄鄂三路終于
開府儀同三司鎭安軍節度使判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
行營留守吳曦之復帥蜀惟先生言其必反後果驗太常議謚
謂其功有人所不盡知者朝廷役卹忠定先生子鋼亦以密奏

進其始末史彌遠以吳韓本密姻疑之不錄時人以爲屈補

沈先生體仁

沈體仁字仲一瑞安人石經先生彬老之從也雲濠案慈湖集深明閣記以彬老爲先生族曾王父彬老自汴都攜石經春秋以歸戒子孫世守之不得以學官廢春秋輟其業先生築深明閣以奉之志意閎雅鄙遠聲利師事止齋記其言觀其行老而益恭其取友適館授粲死而不貳歲或饑即發施或有所建置及荒賑而不以爲德役成而不以爲功或偶汗漫敗事亦無恨意不追誚首議者雖愛水心之文手鈔自甲至癸將卒戒其子曰必得其文以銘吾墓補

胡季隨先生大時

直閣沈先生有開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少保趙先生希錧 別見徐陳諸儒學案

黃氏家學

幹官黃先生章 見上止齋門人

黃氏門人

正字周山房先生南 別見水心學案

戴氏門人

胡季隨先生大時

周飲齋先生奭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邵守宋先生之源 別見清江學案

蔡氏家學 袁徐門傳

侍郎蔡先生範

蔡範字遵甫文懿第四子編宋通志五百卷守衢化行山峒終
吏部侍郎參温州舊志

蔡氏門人

忠文周先生端朝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博士李三江先生元白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倪氏門人

知州虞遠齋先生復

虞復字從道義烏人也學于倪起萬以進士爲楊村酒官上四
十八規理宗大喜累官大宗正丞知信州史嵩之開督府以御
札盡收列郡利權先生以上表進愛養根本之說忤旨除都官
郎御史金淵因承望劾之奉祠已而知興化軍不赴鄭清之再

相亦惡之退居東巖十有五年董文清公槐相力薦于朝改尙書郎官輪對舉大學正心誠意爲綱領分好樂忿懥爲節目援漢文帝止造露臺以爲戒上嘉納之知瑞州以疾辭著有成己集告蒙集告忠集遠齋集共八十卷補

止齋續傳

宗正木先生天駿別見南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三終